



龙人作品集·奇功异学系列

灭江活月

龍人著

叁

龙人著

灭绝江湖

卷三

奇功异学系列

人 物 介 绍

南 官 或：江南第一武林世家南官世家少主，为人放荡不羁，以上古后羿射日神箭所铸“后羿剑”行侠江湖，被称为“后羿剑客”。因卷入江湖几股邪恶势力纷争，重伤之余，得武林异人相救，并习得绝世武功，力挽狂澜，使邪恶势力阴谋败露幻灭。

南 官 伐：南官世家家主，南官或之父，被邪恶人物及其弟南官铜所害。

长孙无影：二十年前名震武林的“沧浪楼”楼主，因被属下所害，身中巨毒，武功尽失，易名陈老药避居荒山，后遇南官或，传其“天剑”绝学。

解 百 木：神医解千草之子，南官或之友。

皇甫小雀：“刀尊”皇甫皇之女，南官或的红颜知己，因家逢大祸，被其父送至南官世家，后与南官或行走江湖，被邪恶势力所擒，倍受凌辱，最终与南官或结成美好姻缘。

皇甫皇：皇甫小雀之父，沧浪八卫之一，因怀“灭绝剑谱”，被无面人所杀。

裴 莺：神秘“银面人”，南官或大醉时，与其结下合体之缘，裴莺因此亦深爱南官或，因被人以药物控制，最后毒发而亡。

柳如风：沧浪八卫之首，因为绝世武学“灭绝剑谱”，施毒谋害楼主长孙无影，后化名神医解千草，设置各种阴谋诡计，对各持一份剑谱的沧浪八卫一一诛杀！

墨山水：沧浪八卫之一，青城派掌门，因想获得“灭绝剑谱”，劫持凌辱皇甫小雀，最后被南官或所杀，青城派被邪恶势力“死殿”覆灭。

阿 羚：长孙无影孙女，精通医理，因数次相救南官或，对其产生爱慕之心，后为南官或而死。

全风云：沧浪八卫之一，因身怀一份灭绝剑谱，与疯尉迟、仇九天、郁道僧等三人在二十年后无故死亡。

边长白：沧浪八卫，二十年前死于剿灭“仇天殿”一役。

目 录

第一章	超凡入圣-----	1
第二章	人正心邪-----	16
第三章	残红裴莺-----	30
第四章	人疯剑狂-----	46
第五章	天衣无缝-----	60
第六章	剑气纵横-----	76
第七章	灵异之剑-----	91
第八章	含而不露-----	109
第九章	青城总坛-----	121
第十章	邪中之邪-----	137

第一章 超凡入圣

南官或与武当三位道长皆神色大变！

南官或吃惊地望着红衣女子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真的是‘风月门’的人？”

红衣女子盈盈一笑，春意荡漾，她婷婷袅袅地向南官或走来，柔声道：“你莫怕，出了事，有姐姐罩着，只要你疼我就行。”又是一声媚笑！

言语中，已有无限风情了。

南官或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，他一字一字地道：“你为何要无中生有！”

“无中生有？莫非你竟不再念及昨日的恩爱？”红衣女子竟也是一脸惊讶！

南官或觉得自己都快要疯了！

他一咬牙，“呛啷”一声，长剑已出鞘！

只见他的神色已是狂怒难捺！

他一步步向门外地走，冷冷地道：“我宣布，现在谁要拦我，谁便是我的仇人！别怪我剑不留情！”

一声长笑，风清已拦在南官或前边！

只听得他道：“南官少主有什么话，可以慢慢说清楚嘛，何必以剑威胁人？”

南官或厉声道：“没什么可说的了，该说的我已经说过，信不信，便由你们！”

他的脚步未曾停下，离拦在前边的风阳、风清二位道人越来越近！

“呛啷”一声，风阳的剑已出鞘了。

风清的剑虽未出鞘，但他的手已按在剑柄上。

相距只有四尺了，南官或道：“请让开！”

风清、风阳都没有动。

南官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将剑缓缓举起。

剑芒如秋水一泓！

风清、风阳的神色一紧，风清的剑也已出鞘。

南官或轻轻地道：“在下并无意与武当派结怨，此心天地可鉴！”

他说得极为诚恳，风清几乎有些动摇了。

但也只是“几乎”而已。

当年，他也输给了南官或，所以对南官或一直没有好感，虽然他不像风阳那样偏执，但对数年前的那件事，他仍是耿耿于怀，那事让他在同门面前大损颜面，

而在以前，他一向是“风”字辈中最优秀的。

何况，今日，连那红衣女子自己也已承认与南官或有染，尽管南官或出口否认，而且态度很冲动，其中似乎有些蹊跷，但至少，他们武当三人不会师出无名了。

为武林消灭“风月门”这样的邪派中人，既可光扬武当之威名，又可借此报了当年之仇，这样的事，风清不会放过。

他是个老成持重的人，这并不等于他是一个怕事之人，他只是比较善于权衡利弊，善于克制而已。

而这一点，岂非更容易博得“谦谦君子”的美誉？

自从数年前输给南官或后，他便开始苦练剑法，几至废寝忘食的地步。

其实，不单单是他，还有风飞、风阳也是如此。

这么多年来，他们自认为武功已进步了不少，武当的两仪剑法本就是武林奇学，只要肯学，便永远有东西可练，百丈竿头，仍可再进一尺。

现在，他也想到了南官或的武功一定精进不少，但他只有一个人，而他们是三个人都有了不少的长进，三个人的一累加，便足以超过南官或一人所长进的武功了。

所以，他自忖他们取胜的机会是比较大的。

南官或又跨进一步！

风阳先出手了！

出手之前，他喝了一声：“看招！”

他虽然心胸狭窄，但终是名门正派中人，出招之前，仍是要打声招呼。

剑芒如电，盘旋纵横中宛似流虹掠舞！

围观的众人不由暗暗叫了一声好！心道：“不愧是武当派的弟子，出手便是如此凌厉！”

南官或冷哼一声，手中“后羿剑”已划空而出！

两仪剑法，绝在多变，两仪由太极而生，两仪又幻四象，四象分八卦，循回连环，剑出不穷！

风阳见南官或一出招，自己的招式立变！

只见他身体猛冲向前，手中长剑上番，猝然波颤如浪，抖出万朵剑花，绵绵密密的封扫向南官或！

南官或的剑突然像活了一般，在抖颤舒卷，它如可以变形的怪蛇一般吞吐着光与影！

风与力同时交织着相互渗入南官或的剑式中！

寒芒乍收！南官或已与风阳道人分开！

南官或卓立不动，神情平静。

而风阳道人却一脸惊愕地站在那儿，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，那样子，便如看见了鬼一般！

风清、风飞道人有些惊讶地望着风阳道人，他们不知道，方才风阳道人已经历了一件足以让他惊骇欲绝之事！

方才一招之下，他的剑竟已脱手了！

如果仅仅是逼得他的剑脱手而飞，那么他还不至于如此惊愕。

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剑脱手而飞的一瞬间后，竟又回到了他的手上！

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，以至于不但旁人未看清南官或的剑法，就是连风阳也未弄明白自己的剑是如何脱手的，又是如何回到自己手中的。

事实上，此时连南官或也在暗暗吃惊。

虽然，他早已知道长孙无影的剑法已是超凡入圣，但他没想到会神奇到如此地步！

风阳的剑是被他的剑给绞脱，当他绞脱了风阳之剑的那一刹那间，他突然想到只要风阳道人的剑一飞开，那么风阳道人这一辈子便是要缠定自己了。

对于风阳道人这样的人来说，兵刃脱手是一件无论如何也无法咽下的恶气，何况在这样的大庭之下，又是面对南官或这样的武功后辈？

在那么极短极短的一刹那间，南官或便已闪过几个

念头，然后在自己的剑绞下风阳的剑，而风阳道人的剑还未飞开之前，“后羿剑”一靠一偏一递，剑柄便又回到了风阳道人的手中。

他自己也对自己的剑法惊讶不已。

风清道长有点担忧地望了望脸色苍白的风阳道人道：“师弟，没事吧？”

声音当然是只有风阳与南官或能听见。

此时，风飞道人也走了过来，他也看出了有一些古怪。

风阳道人似乎从恶梦中醒了过来一般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执着风清道人的手道：“走吧。”

风清道人诧异地看着他，似乎不相信一般。

风阳道人缓缓地道：“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不是指现在，而是指十年后！或一辈子！”

风清道人傻了，他甚至怀疑风阳道人是不是糊涂了。

风阳道人道：“我没有糊涂，他没有杀我，便证明他未曾被邪教所利用，其实，我们也是怀疑而已。”说到这儿，他忽然笑了：“公报私仇而已！”

风清道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这，这像是自己的师弟风阳道人所说的话吗？

风阳道人似乎摆脱了什么，一脸的轻松，他看了看手中的剑，“呛”的一声入了剑鞘，道：“走吧。”

说着，他便自顾上路了，他走得很轻松。

风清、风飞道人看了南官或一眼，犹豫了一下，也追了出去。

南官或吁了一口气，他的心情变得不错了，因为他明白从此他与武当派之间的怨仇，已真正地了结了。

他相信自己所料想的一定没错，风阳道人已在不可思议地一招便惨败给南官或后，似乎悟出了点什么东西，他不会再为数年前的事纠缠不清了。

南官或轻松地吹了一声口哨，掏出一锭银子来，丢到柜台上，然后便扬长而去。

走到门外，他便已感到身后有人跟着他了，不用回头，他也猜得出来是谁。

定是那个红衣女子！

果然，当他走到一个空阔之地时，身后响起一个声音：“南官公子，请留步！”

果然是红衣女子。

南官或停步了，他当然不是为她所惑，而是要看看红衣女子的葫芦中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

红衣女子走到他的眼前，站定，望着南官或道：

“我要与你商议一件事。”

南官或冷声道：“我与‘夺魂红蝶’之间没有什么可以商议的。”

红衣女子道：“我不是‘夺魂红蝶’。”

她说得很认真很郑重。但，当她说她是“夺魂红蝶”时，岂不是也是这样认真？

所以，南官或眼中满是怀疑与不信，现在，要他相信红衣女子的话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
红衣女子撒谎的技术，他已见识过了。

他冷冷地道：“无论你是‘夺魂红蝶’，还是‘夺魂黑蝶’，我都不会与你商议什么的。”

“你怕我？你连自己都没有信心能抵挡我的诱惑？”

她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所以南官或沉默着。

红衣女子的脸上浮现了一种自豪的笑容，她道：“夺魂红蝶在十年前便已是三旬之人，到今天，也该是半个老太婆了，而我，你看我像吗？”

她将自己的酥胸一挺，在南官或前边骄傲地立着。

不像。当然，这话南官或是在心里说的。

红衣女子道：“我冒充‘夺魂红蝶’，只是因为武当派的那几个臭道士要把我说成是‘夺魂红蝶’，若是

他们将我说成别人，我也是一样承认的。”

南官或忍不住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红衣女子一笑，道：“因为我要看看你的武功到底如何，本来我已打算用边蓝月做试验你的工具，想不到中途冒出三个臭道士，他们的武功自然比边蓝月那样的角色好，所以我便弃了边蓝月，而一心要引得你与他们相斗。”

“看了之后感觉如何？”

“很好！好得出乎我的意料，所以这便更让我打定主意要与你商议一件事。”

南官或已跨开了他的步子，边走边道：“我不会与你商议什么。”

“事实上，你也不算是商议什么，我只是想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

这一次，南官或干脆理都不理她了。

“一个你肯定想见的人。”红衣女子在他的身后叫道。

南官或仍是只顾往前走。

红衣女子突然一字一顿地道：“皇——甫——小——雀！你见不见？”

南官或的身子一震，停住了，他慢慢地转过身来，

沉声道：“如果你骗我，你会后悔的！”

红衣女子笑了，她狡黠地道：“如果我说这事有可能是假的，你还不是一样得跟我走？”

南官或沉默了，因为红衣女子说得没错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他都不会放弃的。

他便那么随红衣女子走了。

红衣女子道：“我找你已经找了七天了。”

南官或有些惊讶，她找自己这么久干嘛？莫非她在七天前便已见到了皇甫小雀？

而她找南官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当然，绝对不会是为告诉他皇甫小雀在什么地方那么简单了。

但南官或没问，他知道问了也是白问。

他已拿定主意，只要她伤了皇甫小雀，他便要以剑说话。

红衣女子在前边走着，南官或在后面跟着。

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前边出现了一条石径。

石径两侧，柳树低拂，若是春天，倒也是极美，但现在寒冬未去，柳树是光秃秃的，便显得有点瘦，抖抖索索地立于寒风中。

柳树下，还栽有一些花草，花已败落，草已枯黄，满目的萧条。

沿着这条石径一直走，拐过一个弯，便到了路的尽头，路的尽头是一处庄园。

庄园静寂无声，而今天，不是大年初一吗？

走近庄园大门，才知庄园的门已是锈迹斑斑，上面的朱漆也已脱落了，露出了灰暗的底色。

大门的两侧有两只石狮，只是左边那只不知为何被砸下了半张嘴，便那么豁着嘴蹲着，模样有些狰狞地盯着前方。

看来，这是一家废弃了的庄园。

南官或不由有些紧张，皇甫小雀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废弃的庄园中？庄园如此荒僻寂静，那岂非只有她一个人在？

红衣女子抽出长剑，向门上那把已锈得不成样子的锁砍去。

“当”的一声，锁应声而落，击起了地上厚厚的灰土。

然后她推开了这扇厚重的大铁门。

南官或心中暗道：“那么她以前是怎么进这大门的？”

说是庄园，却只有几间房，前边有一座大厅，厅边二厢，厢房后边有二排房舍，二排房舍之间，则是一座

小木楼。

现在，红衣女子便是向那间小木楼走去。

木楼已极为陈旧，一些门窗已支离破碎，但漏风处却已被一些稻草堵上了。

南官或的心中升起一种不安，他暗暗思忖道：“她为何要带我到这个小木楼中来？”

但他没有开口，因为他突然不敢问了，或者说是他不敢面对可能出现的一些他所不希望看到的现实。

他紧张地看着红衣女子将木楼的门锁打开，甚至，他觉得自己的喉咙变得很干很干，连咽口水都极为吃力。

甚至，他想让红衣女子别打开这扇木门。

小楼这么安静，这么破旧，怎么可能藏着一个人呢？皇甫小雀本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，又如何受得了这份静寂？

门终于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

红衣女子踏了进去。

南官或也跨了进去，里边很黑。

他已感到一股凉意从脚底下升起，头皮也开始发麻，而他的手心却已是湿汗漉漉！

皇甫小雀怎么会在这里？